

昌黎集

外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目錄  
第一卷



明水賦

為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廟議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上考功崔虞部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與大顛師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擇言解

鄆人對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目錄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諸本外集分為十卷凡三十四編  
不知何人所編據行狀云有集四  
十卷小集十卷亦不知便是此外  
集與否方云只據蜀本定錄二十  
五篇其篇目次第皆與諸本不同  
以為可以旁攷而的然知為分文  
者然蜀本劉燁序乃云後集外順  
宗實錄為十卷則似亦以後實錄  
於其中皆不知其何說也唯呂夏  
卿以為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  
南同官記皆見於趙德文錄計必  
德親受於文公者比它本最為可  
信而李漢不以入集則疑凡外集  
所載漢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



不取者其說近是故今且從諸本  
而考其真偽異同之說以詳註於  
其下其甚偽者即雖不載其文而  
猶存其目使讀者猶有考焉其石  
刻聯句遺詩文等則後方本錄之  
以補外集之闕又諸本有遺文一  
卷方本亦多不錄今  
亦存之以附于後

明水賦

韻以玄化無宰至精感通為  
精或作誠附註周禮司

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鑑  
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齊明

燭其明水明潔也取水火於日月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孫曰貞元八

年禮部侍郎陸贄知貢舉試進士  
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賈校陳明歐

陽詹李博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友  
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贊韓愈



李絳溫商庚承宣貞結明諒崔群  
邢用裴光輔萬瑄等二十二人中  
第其閒多知名士時號為龍虎榜  
公詩逸矣唯此賦存樊曰東平呂  
夏卿云通解上崔虞部書明水賦  
河南同官記趙德文錄所載德潮  
人公為刺史時擢海陽尉督州學  
生徒者疑德親受本於公比它本  
為最可信嚴曰此賦以玄化無宰  
至誠感通為韻而賦中不押誠字  
或疑有誤以予考之歐陽詹亦以  
是年擢第其集所載明水賦韻云  
玄化無宰至精感  
通則知誠字為誤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

或無者字無也字  
註祝曰詩吉蠲為饌  
不貴其豐乃或薦之



以水

附註

孫曰周禮共不可以黷斯用致

明水者以為玄酒

之於天

於方

其事信美其義惟玄月實水

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於

是命烜氏

附註

烜氏即司烜氏

題註

○烜音燬

候清夜或

將祀圓丘於玄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方祀

作祭祭或作祀

附註

孫曰冬日冬至祭地於澤之方丘皆用此明

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之方

附註

韓曰淮南子積

水持鑑而精氣旁射

陰之寒氣為水水氣

也持鑑而精氣旁射

附註

韓曰淮南子積

水持鑑而精氣旁射

陰之寒氣為水水氣

之精者

照月而陰靈潛下

附註

樊曰謝莊

月賦日以陽德

為月

月賦日以陽德

為月

陰靈

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

月以

月以

月以

月以

月以

月以



方同功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或作聲形象

未分徒騁離婁之目附註樊曰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黃

帝遺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帝遺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光華暗

至如還合浦之珠附註韓曰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

出珠先時守宰貪穢珠徙交趾嘗到官易前弊珠復還孫曰謂鑑之取水其狀如珠

之既齊芳於酒醴詎比賤於潢汚高云禮

夏尚明水商尚醴周尚酒今作齊芳非高

此蓋以其都無臭味附註孫曰左傳潢汚

行潦之水可薦於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鬼神潢汚水



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急苟失其道殺牛之

祭何為

附註

韓曰易東鄰殺牛不如

如得

其宜明水之薦斯在

宜方作情

不引而自

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罍

之器降於圓魄

附註

樊曰書我生

殊匪金

莖之露

匪或作非

露或作靈

附註

孫曰班

立之金莖漢武帝元鼎二年春作銅柱承

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露盤

自方諸

附註

孫曰鄭氏註周禮云鑑鏡屬



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勢註云方諸陰燧

大蛤也熱磨令熱以向月則水生銅槃受

之下水數石也漢作似鮫人之渡已方作

書名鏡為方諸也樊曰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

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配二字夫或有非獨

附註祝曰周禮金錫半謂之鑪燧音遂夜

註鑪燧取金火於日月之器○燧音遂夜

寂天清烟消氣明桂華吐耀附註韓曰虞

月中有仙兔影騰精作流附註孫曰傳玄

人挂技兔影騰精作流附註孫曰傳玄

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興福降社騰精騰

其光也樊曰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

並蟾聊設監以取水當作鑑伊不注而能盈



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

微而浪生

而象或作垂象或作無象的豈方作酌漠漠而方作茫茫以

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中氣應

則通

同方作有○今按同類與氣應對屬差互恐當作類同在或作於

曰坎為水鑑亦水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

嘯于谷之義可崇

理方作道○論虎方作武義方作虎為

是但當時程試避諱當作武耳

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鑑之取水

其相應亦如是也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龍吟則景雲出虎嘯而谷風生皆同類相感也樊曰淮南子虎嘯而谷風之以驗聖賢

生此曰武者避唐太祖諱也



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

是以驗聖賢方作

方作窮知竊比大羹之遺味

韓曰禮大羹不和

者矣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

方從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

紅藥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

黃鍾家富

貴之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

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

婢子無靈性競挽春衫來比並

靈性或欲



將雙頰一睇紅綠牕磨偏青銅鏡作睇或一

罇春酒甘若飴附註祝曰飴飴也詩董茶如飴丈人此樂

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

之附註韓曰論語楚狂接輿

海水水下有詩字附註韓曰觀

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附註韓曰列子

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不足將走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漫生鄧林附註韓曰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

林彌廣數百里



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

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

附註嚴曰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鯨海

大魚也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水成雨水族畏之鄧

有垂天鵬

韓曰附註莊子鯤化為鵬苟非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

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

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寵枝

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

羽自不宜

或作不疑

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



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此篇方後文苑附註樊

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  
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  
公而此篇又見於外集世傳公逸  
詩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今  
亦附別集公於  
立之可謂厚矣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哀歌坐空屋不

怨但自悲

子桑苦寒或作來寒耳方云考莊  
子實作子桑屋或作房附註韓

曰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  
曰桑殆羸矣裹飯而食之至丁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  
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曰吾思夫使



我至此極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

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八門相對語天命良

不疑好事凍園吏附註樊曰莊子蒙入書名周嘗為蒙凍園吏

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

此篇日正當雨雪詩吾身固已困吾友復

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附註山谷詩有次韻

楊明叔見饑云桑輿金石交既別十日雨于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与

公此曾無子輿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

贈河陽李大夫附註樊曰李大夫疑為李范考之史



范德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年十  
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嶺  
表會卒後嫂鄭歸葬河陽時德宗  
初即位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  
義朱泚之徒相扇繼變中原騷然  
故其後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  
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  
兩都困塵埃之句時年十四矣  
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孫曰貞元四年十月李元為河陽  
二城懷州團鍊使十五年三月移  
帥昭義按畫記公適河陽在貞元  
十一年詩  
蓋贈元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惆

悵空一來

末由末或作未能方作能○今按由猶古字通裴破氣



不暖馬羸鳴且哀作哀或作羸或作羸馬羸或作羸馬羸或作羸馬羸

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附註韓曰當是求舉前有所謁而未獲之作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作夜半或作夜半豈不有

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君何

愛重裘無味養大賢何愛下疑有脫冰食

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附註孫曰冰

寒填牕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

也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方從蜀本舊志或

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

使奏附註樊曰此議舊史載於禮儀志曰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

云云公時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耶是歲穆宗崩肅代德順憲穆

是為三昭三穆明皇帝親盡當遷而附穆宗及高祖太宗為九廟故公有此議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附註嚴

傳云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



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六字

舊史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闕

者祭五代或無卿字曰上或有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

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典籍通規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廟或代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

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

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

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應或作膺



有武王下字或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

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

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

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附註嚴曰入廟

禮合祧附註嚴曰藏太廟中第一夾室下藏

或有遷字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每

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

詩之序議



三器論

此三篇方後蜀本刪去○今從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一



山 韓文卷外一

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上賈滑州書

賈耽以貞元二年為滑州刺史此篇方後

蜀苑

**附註**

賈耽

時為義成軍節度使即滑州也其曰愈年二十有三

計其年當在正元六年公未第時

作然耽正元十一年為宰相公時

則已第凡三上書亦不報遇合如此難哉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

術或作藝

又惟古

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

為贄而喻所以然之意於此

章或作首下同

曰豐



山上有鍾焉

附註祝曰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鍾和霜鳴註云霜降則鍾

鳴

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

或無既字愈年二十有三

或無有

作二

附註

嚴曰三字誤當作二十二貞元

五年也退之

自七歲讀書至此首末已十

六年時復來京師故云

獻策闕下方勤行役

云

讀書學文十五年

言行不敢戾於古人

讀書學文十五年洪

生七歲

而讀書十三而能文

二十有五而擢第於春官

愚

固泯泯不

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

故非是伏惟

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



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

又焉得不感而鳴哉

和或作華元或作臣方云周書註元德之

也首徒以獻策闢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

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

之逆旅

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

伏以小子之文可見

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

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

方作退

進退之

際實惟閣下裁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貞



外書附註樊曰崔虞部或云崔翰

按傳翰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

宏詞賢良方正皆異等仕至比部

郎中卒獨不載為虞部員外郎史

逸之也公以貞元八年第九年

試博學宏詞于吏部作此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

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逆與羣

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

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失下或如

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

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



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

莫可也

不知其人上方有是字

既以自咎又歎執事

者所守異於人人

句

廢耳任日華實不無

故有所進故有所退

以方作已廢上或有之字不疑當作必○

今按人字屬上句

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

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後

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閒九變其說凡進

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

數人而已而愈在焉

不言方作不云

及執事既上



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

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或無其上

或有則字果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

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

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

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竟非或作僅

凡在京師八九年矣附註嚴曰退之以貞元二年來京師至此

也八年之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

之口或無譽字於或始者謬為今相國所



第

附註

孫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知舉公登第是年四月贄同平章事十年

十二月罷

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

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

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

由人乎哉

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入乎或並作乎人

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

欲上或有

夫字於

或作乎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

成

為方作于患下或

徒使其躬僂焉而不

終日

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



以表記語刊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  
語不當以如似之義讀之唐人惟韓柳知  
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  
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  
兩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  
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  
以而為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  
古樂府艾如張亦作艾而張今人所用漣  
而攷之李善文選乃漣而也實用易之泣  
血漣如為義去古益遠字義多失惟韓柳  
文時見一二因為詳之○今按孟子望道  
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  
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當時語音之失有  
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為然也然則  
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董引室如縣  
磬乃據左傳作磬字而杜預註云如而也  
言居室而資糧縣盡故其說如此國語則  
作縣磬而韋昭註云府藏空虛但有穰梁



如語則正作磬左傳蓋借磬為磬而杜氏誤解國

足據以為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附註孫

曰儻然輕賤之貌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儻如不終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附註嚴曰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論語文嚴曰又常念古之人日已

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夫古之人四十而

仕附註嚴曰禮記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

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

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言老成之可尚也

可上或有人字

又曰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

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方作已

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

名致官而已

方無夫字遺或作得一名獲

違問上或無其字

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

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

而遂亡

位或作官

愈今二十有六矣

今下有

年始字

附註

樊曰正元九年嚴曰退

距古

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

豈上或有矣夫



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  
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  
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  
何哉其信然否也為如或作謂如今所病者在於  
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  
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  
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  
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  
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



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執事下方有若字愈

語方作言語顏色爾或又懼執事多在省

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

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

之也至下或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庶或作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方本

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諸本室下有山

方從蜀苑新書云此書作其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新書云洛陽



令誤也附註韓曰據新史渤有傳

字濬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

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况文

章薦之詔以石拾遺召於是河南

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即山數促

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

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

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

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

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

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

輒附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為

河南令而未嘗為洛陽令史之誤

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

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

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未

可輕議其非也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

方無此八字

伏承天恩詔

河南敦諭拾遺公

拾遺公新書作朝廷之遺公篇內並同

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

觀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

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小大舉正作大小恐誤事或作士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

附註嚴曰憲宗以永貞元年即

位至今四年即元和三年

凡所施者無不得宜

者或作為凡所

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

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閭

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

草或作山人



子書作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

運欤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愈方作某於

非作匪新書作年穀熟衍符既委至若干

紀之姦不戰而拘累彊梁之兇銷鑠縮栗

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

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新書

字視或作是是非是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

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

矣若上或有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



不已之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

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

或無之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

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

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闕遺方

新書無有遺二字利下或無加字加於又

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言

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或無拾遺徵君若不

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



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則或作即新善

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

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

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

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

其害不為細入庶或必望審察而遠思之

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而下或有長字

愈再拜附註樊曰渤元和九年起為

荅劉秀才論史書方後蜀苑附註樊曰劉秀才名



軻字希仁元和十四年進士公時  
史館劉有書勉之公荅焉子厚集  
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  
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  
葉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  
以公不任史責為憮柳所見即此  
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  
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  
嘗為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或問  
張子韶曰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  
言作史不有入禍必有理退之所  
以書闢之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  
似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  
處想其意亦不專於畏禍但恐褒  
貶定之以貽禍故遷就其說  
而失之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

附註

元和八年

韓愈白秀才

方無此  
九字或



作某月日韓愈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

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

已備之矣作為或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

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然此尚非

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

作春秋附註嚴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

作春秋非以作春秋而不遇故作辱於魯衛陳

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

或無氏字附註孫曰襄二十五年左傳齊

崔杼弑其君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聞  
太史氏盡死親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

附註司馬遷

左氏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

附註孫曰

二年李陵降匈奴遷咸言陵忠武班固瘦

帝以還誣罔欲沮貳師下遷蚕室

死事捕固固死獄中洪曰漢律囚以飢寒

卒亦無所至

附註孫曰壽字承祚仕蜀為

九藥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沉滯者累年

坐不歸葬王隱謗退死家處叔晉太興初



官著作令為著作郎虞預習鑿齒無一足

**附註**孫曰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脚疾廢居里巷符堅陷襄陽大說之與諸鎮書曰

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獲崔浩范曄赤誅

江南獲士纔一人有半耳

**魏收天紀****附註**赤或作赤族二字天或作天

書三十卷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宗宋人刪眾家後漢書為

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收字伯起著後魏年一百三十卷北齊後

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宋孝王誅死****附註**孫曰孝王事

年卒無子**宋孝王誅死****附註**高齊為北平王文

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周**之下所稱吳**

大**象初**預尉遲迴事誅死

**兢****附註**孫曰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

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恒王



傳嚴曰兢汴州浚儀人魏元忠朱敬則薦其才詔直史館為拾遺補闕累遷起居郎

諫議大夫復修史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又坐累下除舒州天寶

初入為恒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

或無今其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

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

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

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

能紀而傳之邪士上或無之字能上或無

卒卒無須史之閒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

顏曰促遽之意也



自敷率

或無就字敷率方云猶敷勉也或作敢為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

字恐有脫誤

宰相知其無他才用其

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

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

他上方無字

孫曰是歲正月以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非必督責迫盛令

就功役也

就下或有其字

賤不敢逆盛指行耳謀

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

傳聞或作傳云

見聞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鑒空構

立善惡事跡

附註

祝曰周禮眡其鑽

空欲其宛也○空上聲

於今



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

世乎

方無乎字

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

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

不敢率爾為也

自心上或有可字非是或無心字

大聖唐

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

沉沒

或無聖字方從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又

按決或作決地或作扶地○今按古潮本

軒亦作掀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

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故諸本或誤  
加必字耳今從柳集作軒後潮本去必字  
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



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將必或作必將

或脫不

愈再拜

附註

子厚與韓愈論史官

書見柳集三十一卷此不

載復

###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

次在此與作召顛作巔師作和尚方本列於石刻之首今從杭本附

此而名篇從方氏杭本又註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陽靈山禪

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

永叔覽之曰實退之語它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

錄跋尾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其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



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又註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簡皆邀速常語耳初元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譔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註疑表有書也更以跋尾參之其記歐公之語不謬矣而東坡雜說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與



大顛書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上人又於其未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註之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至呂伯恭乃於文鑑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閒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表方意識不為過但意或是舊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槩故但取其所以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



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  
其論雖各有以而皆未能無所未  
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  
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  
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  
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  
言可為韓公解紛若有補於世教  
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與實事  
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雖附歐說  
然亦未免曲為韓諱殊不知其言  
既曰久聞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  
曰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諭又  
曰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  
說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荅孟簡  
書蓋已論其詳矣故不復論特從  
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  
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  
全載書文於此而考其同異證其



謬誤如左方以為讀者以此觀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它入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与杭本又自不同則疑傳寫之訛而歐公所疑宮稱之誤亦為得之但愚意猶恐當時既謫刺遠州亦未必更帶侍郎舊官也方氏所謂俗偽造誣謗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氏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偽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



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頗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顛荅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荅

方無此二字

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

或有熱下

伏字

愈獎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

切思見顏

切抗作竊方據石本如此切乃懇切之意此下大率多從石本

云緣非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



為多幸

杭本無儻能

已帖縣令具人船奉

迎日夕竚瞻

帖杭作貼久當作夕

不宣愈

白

方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

愈啓

二字無此

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

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儻惠能降喻

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歸高居亦無

不可旦夕渴望

惠字疑衍或下有然字而

本皆誤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一字而

此句來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閒一訪實謂

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以不宣愈白石本

下乃下篇語定後石本



無愈白字今據石本与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

二方無此字

惠勻至辱荅問玆悚無已所

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論

抗作量

易大傳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

不可得而見邪

方據石本意作自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

邪而無終而二字大抵石本亦自多誤也後故此

如此而論讀來

一百遍

凡一字疑衍蘇氏所謂

不如親

顏

色隨問而對之易了

方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親下當

有見字而兩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抗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



蘇氏所謂凡鄙者然親字乃方本之闕文  
面字乃問字之誤筆而又脫去顏色隨

易了六此句來晴明旦夕不甚熱儻能乘  
字耳

閑一訪幸甚旦夕馳望抗本已見上愈聞

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

閑寂與城郭無異此後抗本但郭作墮今

石本止下有所有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  
戀字及則字而著字下復出著字及與字

異下有邪字皆非是其用邪字尤不當律  
令亦所謂凡鄙者也但或疑非字下當有

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閑  
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非當作有則語

意賓主尤順然未知孰是又大顛師論甚  
諸本皆無不敢輒增改也



宏博而必守山林義不至城郭

顛抗見上力無師字

抗無義字城作州

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

者非通道也

自方作似然細考之與下文激修行四字皆可裁方又以

也為矣而并非通道四字屬於行字之勞下又以獨為自而立下有於字皆非是

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

於抗作于適據石本與

抗本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之乃如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

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當隨其所便無處不安也道故如是

即所以結上文道無疑滯之意方以如為此亦石本誤

不宣愈頓首

方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十五日不知韓公



之於大顛既聞其語而為禮益恭如此何  
**附註**舊註唐元和十四年刻在潮陽靈  
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涉世弼得此  
書疑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質之曰實退  
之語他意不及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二



子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附註

為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為監軍公為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樊曰此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為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為大

附註樊曰汴州陳留郡宣武節

度使所治嚴曰漢書音義曰留本鄭屯兵邑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汴州

十萬連地四州

附註樊曰宣武節度左淮府管汴宋亳穎四州

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



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

屏翰方作翰  
孫曰

詩作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  
太宗維翰藩垣屏翰謂為諸侯也有弓矢

缺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

統中貴

孫曰唐節度府監  
軍一人以中官為之

必材雄德

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

後為之故我監軍俱公

孫曰文珍  
後為劉貞亮輟

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

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

平

危疑方作疑危  
宣武帥李長榮卒其子迺自稱留後文



之珍執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

十三年春晉帥休俱文珍為監軍以是年

春歸京師晉餞之于青門之外將如京師

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或於或作于命其屬咸作詩以鋪

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附註樊曰貞元十年六月以

開異牟尋為南詔王以成都少尹龐頴為

副使崔佐時為判官內給事俱文珍為宣

慰使劉幽臨戎汴水安或作間冲天鵬翅

嚴為判官



關報國劍鎡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

附註 孫曰束指補亡詩曰循彼誰言臣子

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方無浮屠字

二字 附註 樊曰公送文暢序云入

固 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

此 序云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

進 可也其後皇甫湜送簡師序云

師 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

衣 服而人其知三序大旨略同韓

曰 公與浮屠氏游於詩則見澄觀

惠 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

約 文暢師於序則見文暢高閑令

縱 皆取其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



排釋老為  
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

方無進  
字非是

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

又上或  
有而字

浮游

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

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

衣或  
作裳

其

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

頌典而不謏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

與

樹或作植  
有中或作中  
有古  
下或有人  
字風下  
或有可  
字

乘閒致密

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



窮惓惓乎深而有歸

或無乘閒致密四字而有及字人士或作

士人或作人事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

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

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蓋

賦詩以道其行

與路鵠秀才序

方云送路鵠送別二序語意無倫脫

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為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

今從其說刪去

贈別序

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方云直諫表

蠡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  
文如抗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  
錄是以知其果偽也  
○今並從方本刪去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通解

附註 洪曰通解擇言解鄂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

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

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

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之稱他下或有人

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亂或且

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



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

地下方有而字非是

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況其小者乎

或作焉下同

故讓之教行

於天下許由為之師也

為之或作之語同自祭

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



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

烹

就下或有其字非是

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

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

教行於天下由龍逢為之師也

忠之上或有其字非

是自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

以換其生也

周或作殷方無以字

故伯夷哀天下之

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

或之下有

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或有脫誤

故後之人竦然而

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



乎

故或作於是義或作死或作強

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

伯夷為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

為師於百千萬年閒其身亡而其教存扶

持天地功亦厚矣

或無百字存下或有而字嚮於字功上

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

位而濟道安用讓為

作用或能

夏之日必曰長

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必曰和光而

同塵安用餓為

和光而同塵方作同塵而和光

若然者天

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倂渾渾然



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

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

者哉方無則字必字謂偏作為嗚呼今之

人其慕通達之為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

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有通字

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

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

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

人將欲齊之者其不猶於糞丸而擬質隋



珠者乎

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之辭二字

且令今父兄教

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

方無亦字也或作邪非是

曰爾尚力一

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

賢上或無

一字

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

可齊也

也方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却當作邪

今之

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

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

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



曰我通同如聖人

進修或作中人非是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

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甚於水火然曰此篇雖曰擇言

擇於言則未嘗欲人緘嘿苟容而巳不然則幕中之評臺中之辨公

豈遂忘言乎哉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燿

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

禁反為災矣

乎方作於方無其字下二語同

水發於深而



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  
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

乎方  
作於

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

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終

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灾有水而可伏

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

或作陷  
或作蹈

水既

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不仆於波濤

矣

可方  
字無而

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

罹於過者亦鮮矣

於過  
過下

或作其失  
方有失字所以知



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欤其為慎而甚於

水火

言上方無其字而字恐誤

鄆人對

附註 樊曰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註本草拾遺

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善乎韓愈之論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新史所載如此不可謂此篇非公作矣鄆縣名屬京兆

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

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療大夫以聞其令尹

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



輪賦以為後勸

孝下為字疑衍又疑是而字其門或無其字以為或

作欲為○按尹謂京

兆尹令字恐衍下同

郭大夫常曰他邑有

是人乎愈曰毋疾則止於其粉藥石以為

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

此者

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

按是字或是事字按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恐衍或是若夫字之類

苟不

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

聖賢方作賢聖

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

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

而按下或有此字○今按此句上是字



疑是目字

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

之所宜為曷之為異乎

苟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或無是字

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

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

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

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

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

生之方云劉仲忱謂

之當作於恐或然也表下或有其字

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

為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為憂或作其憂非是

河南府同官記

方無府字附註韓

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裴均時節度荆南也後五年

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

永貞元年

附註孫曰貞元二十年八月改元永貞

愈自陽山

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

附註樊曰江陵節度

使裴均字君齊河東人

公嘗與其後事言建中初天

子始紀年更元

方無下公字附註孫曰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

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

烈或作例或羣作列非是



臣惕慄奉職命杜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

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關一人

將補必取其良有百下方然而河南同時於

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同時或無二字

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頠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則此處宜

有將字方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附註

本誤也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附註

樊曰盧邁於汜水主簿附註祝曰汜水名

字子玄避地於汜云本姓凡遭秦亂則得故相國



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

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故相猶

今言前宰相非亡沒之謂方本

於陸渾主

薄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

相國

作今相國

趙於登封主簿

附註嚴曰河南汜水

陸渾登封四縣舊皆隸孟州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

故下方有相國字今

國顧公少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

尚書左丞至宰相

附註孫曰貞元九年五

至十三年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

九月罷



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

**附註**

樊曰餘慶去汜水為監察御史史傳

逸之

孫曰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

震辟

餘慶為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

工部

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為

州司

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趙公去

左丞

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

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中

或作

中至**附註**孫曰貞元十二年十月宗

儒自

給事中同平章事十四年七月罷

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

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附註**孫曰貞元十

為京兆尹十八年六月自我公去府為長

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



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

司馬遂為節度使

附註樊曰均去府為長水尉史傳逸之孫曰貞

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

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用願吏部慎

小心于時有聲

在上或有布字

我公愿潔而沉密

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

烈不違其先

附註孫曰均曾作帥南荆厥

祖行儉祖光庭

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

慶且至

帥或作扞亦方作既禮三公面槐登槐謂為三

附註祝曰周



元謂輔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跡

也贊元首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

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

於國家也同有暑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

也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屬之下文而無有

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國韓曰謂元

和五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

語下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

大邦開府漢南時或作是孫曰元和

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為



右僕射判度支是歲九月庚寅加同平章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漢南謂漢水之

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附註孫曰元和三年

六月餘慶留守東都吏傳逸之獨見公此記又

見公上留守鄭尚書趙公以吏部尚書鎮

江陵附註孫曰元和三年宗儒檢漢南地

連七州附註孫曰山南東道管襄戎士十

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

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

衙之守下方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



公同時

附註

樊曰時盧碩死矣

千里相望

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方作宜城驛記下或作

祝曰宜城襄州縣公出為潮州時記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

內下或有出宜棧城

吳遷於都

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

無方

昭字

附註嚴曰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

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

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

雖喝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翦神自是飲

者亡恙也

更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



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  
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矣陂有  
蛟害人漁者避之或脫堰字臭陂井東北  
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有舊時高木萬株多  
不得其名歷代莫敢剪伐尤多古松大竹  
或無昭字于太傅帥襄陽或無陽字  
名方作始于年九月于頓為山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  
南東道節度使數驛村木取之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  
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



相率聚祭其前

附錄

洪曰即公題楚昭王廟詩所云一閒茅屋祭昭

王廟後小城蓋王居也

後或作復其內處偏高

廣負八九十畝彌殿城當是王朝內之所

也

城或作城朝或作廟

多甃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

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

氏有節行

附錄

孫曰甄濟字孟成肅宗時來瑱為襄陽節度使以濟為參

謀宜城楚昭王廟埭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右韓曰元侍御堂以書請於公乞書

甄氏父子節義見

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附註或曰李生名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

或作邳

非是洪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

自始及今十四年矣

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

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

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

交何其近古人也

近下字

是來也余黜於

徐州

附註孫曰貞元十六年五月

將西居於

徐州張建封幕中

洛陽

附註嚴曰退之在徐州張建封幕中以鯁言無所忌雖建封知已亦不能



容故去徐還洛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

望商丘丘或作州非是附註嚴曰清泠池

城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附註樊曰脩竹

睢陽蓋唐之宋州下邳其近地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

之故文鄒枚相如皆久立於廟陞閒悲那

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廟陞閒或作廟下

之方作之頌今按廟字疑衍或是兩字附註

國嚴曰邦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城

湯所都也其後武王伐殷以微子奉商祀

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

以邦為首睢陽宋地也故

隴西李翱太原

退之過此而有所感焉



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

涯或作渥

貞元十六

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附註樊曰公知制誥者踰

年登辭掖者累月而制辭見于世者止此又不入正集則公之文遺

逸多矣流落人間者大山一毫芒其斯之謂歟嚴曰退之自元和九

年年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掌綸誥一年而

制誥止此一篇而已李漢作文集序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豈其然

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



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

或作內和外敏

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

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

孫曰羣元和初

為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

及貳儀曹外擢惟允

孫曰九年

除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二十人選拔才行咸為公當韓曰舊史云群為翰林

學士遷禮部侍郎轉戶部新史但云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蓋逸之也

邁茲令德藹然休聲

茲或此選賢與能于今

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

雖方作惟重或作威均或作經

往慎乃司

孫曰十一以服嘉命可下或



有云  
云字

祭董相公文

祭下或有汴州字附

州喪行公與同寮為文以祭四日而汴軍亂諸人皆遇害公以後喪至偃師獨免焉時日寮吏並見本篇嚴曰董晉之在汴州陸長源為副而楊獎孟叔度丘穎及退之實在幕今祭文止列長源叔度穎及退之而無獎名疑以十四年冬朝正明年春復命汴州亂不可入又西走闕下故不與祭也退之雖与祭然後喪以出故亦免於禍當時遇害者陸長源孟叔度丘穎而已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



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知使事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陸長源

吳縣開國或作吳郡或無食邑三百戶字

度支營田判

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

又使監察御史襄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

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

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嗚

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萬彙順

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



坤蕃昌生物有假有因

坤或作神昌生或作生庶

天睽

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其德孔碩

肫肫或作肫肫

肫肫誤

不諛不笑不威不赫

不諛不笑或作不諛不笑或作

不陷不酷或無不笑二字而連下文不威

為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讐二字與上求

不讐二字與上求

叶字不求其盈不致其敵

盈方作用

爰立作相訂

謨實勃

立方作初

附註

孫曰詩

出若無辭

疇德之聞

德或作得

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

洛都

附註

孫曰貞元十六年

乃藩浚郊

孫曰是歲十月

晉鎮宣武

迺去厥疾乃施厥膏不知其



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厥亂

維舊或作維亂舊有殺有狂其羣孔醜公政或作亂維政舊

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公為非是父誨其義母

仁其愚既變既後孰去其初孰云或作親云

是非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

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東人以

完公既來止方作既來至止或公既殛矣

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闢其郭填道歡呼

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有酒既盈



嘉肴在盛

禮記祝曰嘉肴在盛黍稷在器也○盛音成

嗚呼我

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

或作祭石濟川文○孫曰石洪字濟川河南人元和七年六月卒公誌其墓又同宋景祭以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石

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祭于石三學士之靈

或無敬字○樊曰洪為

京兆昭應縣尉校理集賢御書而卒

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



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

無之字不事願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

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

知有義何害○今按諸曰景與愈與游

為夕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自君之逝

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或作雅方

婢字然義亦不近敢忘分濟念

力未任客葬秦原韓曰其年十月甲

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蜀客也公嘗誌其父武

墓有曰次卿有大丰年四十餘尚  
守京兆興平尉至是死公祭之東  
野為詩哭之見公將歸贈孟東野  
房蜀客之什孫曰次卿貞元七年  
進士及第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史皇甫悅以酒肉

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

方無維某

或無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

於此或

日字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嗚呼君

其能聞吾此言否

君上或

尚饗



高君仙硯銘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  
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  
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仙馬有靈  
跡在于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跡文字之祥  
君家其昌

方云應劭武紀出大宛舊有天  
馬種蹋石汗血顏曰蹋石謂蹋

石有跡言其蹄堅利  
宋新仲謂銘語本此

高君畫讚

此篇方從蜀本錄之今  
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

之  
銘未知高君即高常也韓曰觀硯  
則



其人亦可嘉矣宜乎  
公兩為之銘讚云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  
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

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齊有上

而字或無則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

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

年閒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



百十年間方作百十數年人吏月不識鄉

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耳方無目与

孫曰唐制鄉舉試訖長吏以鄉飲酒禮會

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筮絃牲用少牢歌

鹿鳴之詩与者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

艾叙少長焉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

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

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或作耳又或趙德

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公別趙子能知先王之道論說

詩有云心平而行高



耳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

師下方有友字

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

或無官字

專勾當州

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

千

西曆正月公為潮州刺史

以為舉本收其

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舉或作學

直諫表

方本無說見第

論願威狀

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順宗實錄一

一起  
藩邸盡貞元二  
年二月方本不載

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又  
有註論語十卷外  
集然李漢序謂又  
傳學者順宗實錄  
五卷列於史書  
不在集中則知實  
錄固不必附也  
○今按李漢之說  
據當時而言之  
似未為大然其為  
害已足使筆解  
亡逸無復真本實  
錄竄易不成全  
書是則皆李漢之  
為也方氏不察  
而後其說既已誤  
矣况今去公之  
時又益以遠比之  
當日事體又大  
不同故其片文隻  
字名為公之作  
而決可知其非偽  
者皆當收拾使



無失墜乃為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為限斷而直有所遺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大指云

史臣韓愈撰

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

德下史有諱弘道二字

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

年正月十二日生

附註孫曰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

大

曆十四年封為宣王

附註孫曰始封宣城郡王十四年五月德

宗即位六月進封宣王

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慈孝



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  
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  
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  
宗之幸奉天倉卒閒上常親執弓矢率軍  
後先築衛備嘗辛苦倉或作蒼上之為太子於  
父子閒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  
宗在位久稍不儉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  
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  
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

附註  
孫貞元



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歛以自為

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

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懷

懼附註太子賓客延齡因請京兆尹李充為

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鉉黨於贄十一年四月

史鉉邵州長史祝曰懷亦懼也左氏諫議大

夫陽城等伏閭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

罪内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

免附註孫曰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

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



門上疏論裴延齡姦佞費等無罪上大怒  
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  
宰相遣諭之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  
太極殿用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  
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  
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  
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  
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  
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祗勤于



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  
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列宜  
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  
高郢奉用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  
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  
宗之休命

附註

孫曰倉猝召翰林學士鄭  
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

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  
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嗣中外  
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上自二  
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



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  
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還至  
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  
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

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

含元殿至日益甚四十一字史云德宗不  
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卧病不能侍

德宗彌留思見  
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知內外憂疑

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

甲午宣遺

詔於宣政殿

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

附

孫曰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

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

伾字或有復出

伾杭州人

王叔文以基進

文文山陰人俱

待詔翰林數侍太子基叔文詭譎多計上

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

事上曰竄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

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



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  
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  
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  
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寘人無  
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  
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  
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下或無  
召字文下或無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官  
字使下或無決字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



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

武元衡為副使宗正卿李紆為按行山陵

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為鹵簿使或無兼字紆或

作紆逵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

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謚冊文太常卿

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

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皆三日而

聽政作以來或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

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



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  
存大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  
泗州為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  
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瑜檢校  
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  
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聽政事故  
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今陛下安得守  
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  
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寧三日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  
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後之  
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  
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  
而起左右乃為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  
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  
勝惶灼伏望為宗廟社稷割哀強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基諸待  
詔三十二人作三或四初王叔文以基待詔既用事



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

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

故或無使字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

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

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尚書右丞初

執誼為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

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

遂特用為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圜鍾之均六變  
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咸出不廢  
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  
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  
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  
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竢祔廟畢復常從  
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詔  
曰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  
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

詔下或有詞  
一道字曰下



或有京尹字實上  
或有嗣道王字

比年旱歉先聖憂人特

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

剥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

無或作嘆

自

國帑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路深所興嗟

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

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

藩實謫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

愎不顧文法

作文或作乃

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

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  
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  
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  
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  
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  
不肯避道騎如故播詰讓道騎者實怒遂  
奏播為三原令迂詬之原或作泉非陵轢公卿  
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陵或作凌  
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



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謠

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

壬戌洪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

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或書

作讀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今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侍書得

幸於上則此當從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

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

學士知制誥鄭絪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又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為給事中修撰如故  
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順宗實錄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入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為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察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



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  
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  
其直外物下或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  
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  
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  
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  
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  
物買人直數千錢物其論疑當仍索進奉  
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



者名為宮市而實棄之嘗有農夫以驢負  
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繞與絹數  
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  
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  
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  
死而已遂毆宦者待或作得有死或作必死街吏擒以  
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  
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



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附註孫曰

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

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

罷之百姓九十以上賜米三石絹兩匹版

授上佐縣君百歲以下賜米五石絹二匹

綿刺史郡君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

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

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

姿顏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與字

恐誤或賣產業是本文後改作割貞元末

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与字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



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  
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  
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  
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  
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贄曰  
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  
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  
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  
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

春或作東

乙丑停



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  
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  
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  
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  
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逐或作非命石全  
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  
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為副兵部郎中兼中  
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用立新羅嗣王  
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為副

附錄  
日戊辰孫



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  
雞林州諸軍事雞林州刺史上柱國新羅

王金重熙兼寧海軍使以重熙  
母和氏為大妃妻朴氏為妃  
二月庚

午朔出後宮三百人  
辛未以翰林待詔

王伾為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

駕姜公輔為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

支汀州別駕蘇弁為忠州刺史追故相忠

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

杭州刺史韓皋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

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



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有  
譴逐者一去皆不復叙用至是人情大悅  
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  
君子惜之聞下或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  
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于九仙門百姓相  
聚謹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  
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  
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為浙西節度檢校  
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

附註 孫曰  
戊子名徐



州軍曰武寧以制曰朕新委元臣綜璽重

張愔為節度使

武寧以制曰朕新委元臣綜璽重

張愔為節度使

武寧以制曰朕新委元臣綜璽重

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贊直無隱沉深有謀

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為政之

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

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

官賜如故賜如或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

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

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



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  
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  
之為副以專之籍或作籍或無籍字以戶  
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  
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  
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  
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  
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  
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



所授庚寅制

下或有日字

門下侍郎守吏部尚

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  
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  
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  
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  
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巳詔曰萬國之本  
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  
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  
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



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  
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丕緒祗若大猷  
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  
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用為皇太子改名  
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用命初廣陵王名  
從水傍享至用為皇太子始改從今名  
孫曰初名  
淳改名純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  
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  
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



文是日主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  
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  
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赦竟起迎叔文就  
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筓  
以待郢下有鄭字或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相已  
與之同餐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  
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或無不字非是珣瑜獨歎  
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  
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



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  
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七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順宗實錄三

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用皇太子用曰  
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  
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其幼挺岐嶷長標  
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  
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  
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



協後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  
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續洪  
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  
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  
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  
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  
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欵時上即位已  
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  
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



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用禮之夕雨乃  
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  
以為天意所歸及覲皇太子儀表班行既  
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  
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  
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  
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  
敬溫文德協允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  
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



授之七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  
今用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  
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  
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天下應犯死罪者  
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  
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古之所  
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  
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  
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



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

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

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

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為郡王附註孫

子男寧寬宥察察察等六人為郡王並食邑三千戶癸酉當作贈

吐蕃吊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

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

之陸澤祖文成附註孫曰博學工文詞性

好談諧七登文學科附註孫曰八以薦聰



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為太師顏真

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

之江或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

修撰郎李涵為浙西觀察使十月三年四月侍

入為御史大夫表薦才任史官既至闕下

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喪闋禮部侍郎于

邵舉以聞召充史貞元初為太常博士

館修撰兼陽翟尉貞元初為太常博士

替用薦為太常博士參綴典禮略如舊章

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

以薦為判官附註絲曰四年迴紇求和親

十一月戊子迴紇公主將妾



滕六十餘人馬二千匹來迎咸安公主以刑部尚書開播持節送主迴紇以薦為判

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附註

十一年拜諫議大夫附註十一年開迴紇子薦以

秘書少監持節為使附註孫曰是歲二月

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出祿為可汗五月

命薦用骨出祿為騰里邏羽錄沒蜜施合

胡祿毗伽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

懷信可汗附註贊普死以薦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

節吊贈附註孫曰二十年正月吐蕃贊普

郎為入蕃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



其柩

碑字恐誤

附注

孫曰薦涉蕃界二十

年被病沒於迴紇壁驛

十一

年六

十一

前後三使異國

自始命至卒常無史

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

寓居錄

附注

孫曰江靈怪集等景寅罷閩

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

立事迹以求恩寵

立或作以

乃奏去閩中南朝

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

收境中畜產令吏牧其中

收或作牧

羊大者不

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



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為笑至是觀察

閻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州所進毒

藥可殺人者作可或五月己巳史作戊辰以

杭州刺史韓皋為尚書左丞作左或辛未作史

五月己巳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檢校右

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

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

用為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為

行軍司馬專其事主或甲戌以度支郎



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

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為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

申

史作丁丑

以萬年令房啓為容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

附註

孫曰丁丑以啓初啓善於叔

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

或因字叔文以為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

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即與湖南故啓宿

留於江陵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

文之黨因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



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

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

貢外司馬鄭餘慶為尚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乙

酉以尚書左丞韓皋為鄂岳觀察武昌軍

節度使以尚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皋為鄂岳汚斬團練觀察使仍曰係

甲辰初皋自以為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

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

事新貴人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

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



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  
者俱文珎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  
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  
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因而至矣  
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  
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  
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珎等所惡  
獨不得賜今按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  
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  
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  
有俱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



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需字即不當更  
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此九字即上不  
當有不需字耳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  
脫字謬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  
字則語意明白  
無復可疑矣  
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

孤垣為秘書少監垣國子祭酒德棻玄孫

國子孫曰德棻宜州華原人子修已進士

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為賢孫曰

垣登進士第遇祿山亂隱居南山豹林谷

各中有一垣別墅楊綰微時避乱南山止於

口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曆八



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奏岺為刑部員外判

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

附註

孫曰大曆十四年九月以岺為

禮部侍郎岺之判南曹晏為尚書楊炎為侍郎

岺得晏之舉分開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

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岺為禮部而炎

為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

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岺以封岺謂使者

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岺

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岺賣之署名屬岺岺



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之則負

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作則或德宗以問炎

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

杖而流之炎救解乃黜為衡州別駕附註孫曰

建中元年二月貞元初李泌為相附註孫曰

貞元衡州別駕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

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述睿

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泌率附註

孫曰五年竇參為相附註孫曰二月惡其



為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江

西觀察

使齊映

孫曰八年七月以桂營觀察

謂之除劉禹錫云黃紙除書每日常聞樂天

云黃紙除書無我名順宗實錄云齊映除

江南觀察是也授代亦可曰除退之有自

袁州除官行次安陸詩杜牧有除官歸京

睦州兩齋詩又有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

句晉王導辭中書監請為三師表云臣乞

除中書監竭誠保傳是也過吉州垣自以前輩懷怏怏

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秣首屬

戎器

或無秣字或

又作秣非是

映以為恨去至府奏垣

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



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

至卒峴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

宗實錄三十卷

附註孫曰史云四十卷

雖頗勤苦然

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

峴時為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

葬有答詔優獎

附註孫曰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六月己亥制應

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

峴上疏諫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

制度優厚豈預命之意耶上荅詔曰頃議

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

卿聞見諛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形於至

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唯中朕之病抑



亦成朕之恭免朕獲不予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後收之桑榆奉以終始期無失墜古之遺元和三以修實錄功追直何以加焉

贈工部尚書

附註 子太僕寺丞丞進峒所撰代

宗實錄四十卷初峒坐李泌貶監修國史奏峒所撰實錄一分請於貶所畢功至是

方奏以功贈是月以襄州為襄府郡按元和志

工部尚書作襄陽大都督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

城縣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順宗實錄四

起六月  
盡七月

六月乙亥

作乙或已

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為汀

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  
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  
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  
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  
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



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

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

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使某或作

與某當作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

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

闢尚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尚有

以字上或作左散騎常侍致仕張

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

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



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

附註孫曰開元

二十年萬後軍遼東

附註孫曰後正斛有

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

附註孫曰

展署為部將效首萬級累擢舒廬壽

州送

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為盜所棄萬福使

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

入潁川或潁州賊不意

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

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

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



忌失刺史

附註孫曰真拜壽州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上元元年二月以

太子詹事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

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

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

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

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

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

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

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



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  
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  
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  
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  
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  
之孫曰大曆二年六月崔圓卒閏六  
月以尚書右丞韋元甫為淮南節度使  
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勤所逐勤或作  
勸下同  
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擁或作權萬福倍道  
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



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女或作人代宗詔以本

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

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附註孫曰六

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還所領兵八月

元甫卒諸將願得萬福為帥監軍使來重

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李正己反

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

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埭地祝曰

淮西○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

進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附註孫曰建

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

所在出兵而正己遣兵扼徐州埭橋渦口



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

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萬

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

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

改泗州刺史為杜亞刑部尚書杜亞所忌孫曰興元

為淮南節度使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

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

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

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

下益重其名附註孫曰貞元十一年四月

陸贄貶忠州刺史諫議大夫



陽城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  
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贊等無罪萬福  
聞諫官伏閣諫趨至延英門太言賀曰朝  
廷有直言天下必大平矣遂拜通城等已  
而連呼大平萬歲萬福二十一年以左散

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

附註孫曰元和元年字誤蓋貞

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

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

附註皋上表以

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  
請權今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  
歸春宮臣位兼將相又上皇太子牋  
附註孫曰  
今之所陳乃其職分



卑上皇太子賤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

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隳紀紊綱嚴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偏於

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威業危殿下家邦顛殿下即奏聞斥逐羣小

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卑自恃重臣尋遠處西蜀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

而裴均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附錄均當

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繼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而

邪黨震懼戊辰晦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叔文以母喪去位

部尚書附錄孫曰七月九故道州刺史陽

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附錄孫曰蘇州嘉興



孫曰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三月至梁州贊扈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

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附註孫曰七月車駕還京至興元轉

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

入翰林附註孫曰貞元初贊母年氏卒葬洛陽服除權知兵部侍郎依舊充

學士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

贊亦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

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附註孫曰七年八月以贊為兵

部侍郎餘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為

多附註孫曰八年贊知禮部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才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



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

然一歲選士凡二十三人數年之內居臺

省觀近者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孫曰八年四月貶參資州始令吏部每年

司馬以貲代參平章事

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

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

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

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

令吏部方内外官貧為三分計闕集人以

為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附錄孫曰唐制吏部



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  
歲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攤其  
數猥多費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且  
始復舊

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  
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  
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  
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  
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  
帛若干孫曰參貶郴州士寧餉參絹  
匹巽與參有隙具事奏聞  
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



厚貶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

竟致參於死年以武當作與武  
附註絲曰九

死於路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馬附註洪曰

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請令

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

其弊非遠聖鑑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

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

遂以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

耳唐小說云實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

沒入參庭因言陸贊誣陷參事德裴延齡

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舊史合也

判度支附註孫曰五月以司農少卿天下

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



者贊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

國語孫日十年十一

月贊上書極諫延齡姦詐數其延齡固欲

去贊而代之又知贊之不與已多阻其奏

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贊

同職姦巧佻薄與贊不相能知贊與延齡

相持有閒因盛言贊短宰相趙璟本贊所

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所戢彈延齡事

告延齡戰通鑑作譏或作彈戰延齡益得以為

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



相以為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

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等而上文不言其所以得罪之由蓋脫漏

也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贊因畏懼至為

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

苑中延齡疏言贊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

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

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

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

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乞度支不給馬草



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

為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

附錄

孫曰十一

州別駕充涪州別駕

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

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

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

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

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

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

附錄

溫公云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



豈人情也贊論朝官闕負伏云頃之輔臣

鮮克鮮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

臣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贊居忠州十餘

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

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

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

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

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城字

元宗北平人代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

乃求入集賢為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

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



山下

洲或作

非是

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

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

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

附註

孫曰貞元元年七月以李

泌為陝西觀察使時城客居夏縣泌聞其名親詣其里訪之與語甚悅三年六月泌

入為相言之德宗四年六月召為諫議大夫

拜官不辭未至京

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

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

想或作相非是

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

子益厭苦之

子或作下非是

而城方與其二弟牟



客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

年或作并容或作密二字

或作并客

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

此今接

句亦衍一句疑亦以修政重複而

誤也今當削去譏之者將四字

城揣知

其意輒彊與酒

彊輒上或有與坐字

客或時先醉仆

席上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

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

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

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

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



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長者俟其  
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  
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  
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即率  
拾遺王仲舒數人附註孫曰城率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勣  
易崔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  
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  
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



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

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直臣作

直言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

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字無已而連呼

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年八十

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

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

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謂孫曰七月坐

監司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



忠與孝也諸生寧有父不省其親乎明日

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

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

蒂吏縱求得城家

縱疑當作蹤

坐吏於門與約

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

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

等二百七十人詣關乞留住數日吏遮止

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

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



稅不登

賦稅或作稅賦

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

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

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

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

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

留一兩月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

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

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迤

按或作城或非是

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

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癡不能

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

生或作甥或作男

初城之

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弟舁

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徃返千餘里卒時

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

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月王伾詐稱疾自免

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



文為相且揔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  
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任至  
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  
且卧至有忽叫曰任中風矣明日遂輿歸  
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為戶部  
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為河中少  
尹任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

附註  
孫曰

詔曰朕承九聖之烈荷萬邦之重願以寘  
德涉道未明震恭寅畏懼不克荷恐上墜  
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祗勤如臨  
淵谷而積疾未復至予絰時怡神保和常



所不暇永惟四海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廢加以山陵有日霖潦踰旬是用敬于朕心以荅天戒其軍國政事宜令皇太子勾當

軍國政事宜

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為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誼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



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  
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為朝夕伺候會其  
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皋裴均嚴  
綬等牋表均當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  
盈珣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  
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  
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  
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誥又下制  
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郎左金吾衛



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  
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  
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僚  
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  
使於麟德殿西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朱子考異

諸家註附

順宗實錄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  
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續丕  
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從史而天祐匪  
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瘵無或作弗今從史將何以奉宗  
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  
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



永圖

惟懷史作深惟

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

人代不可以

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

和慈惠

慈史作仁

孝友之德愛敬之誠通于神

明格于上下

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從史

是用推皇

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

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

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

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典慶宮制勅稱誥

所司擇日行用禮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



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  
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為至公式揚耿  
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  
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  
令辰光膺開禮宜以今月九日用皇帝於  
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開使門下  
侍郎杜黃裳充副使仍命下二字史無國有大  
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  
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



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  
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  
誥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  
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  
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  
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附註 姆 莫補切  
又莫切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毋  
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  
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



亦宜之

作彌位或

良娣可用為太上皇后良

媛宜用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

日用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

附

孫曰制曰王佐王叔文等夙以薄伎並參

近署階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

超贊中邦之賦會不自勵以効其誠而乃

漏泄密令張皇威福蓄茲冒進黷貨彰聞

跡其敗類載深驚歎夫去邪厝枉為國之

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皇之旨俾

速不仁之害宜後貶削猶示優容伍可開

州司馬負外置同正王佐開州司馬王叔文渝

戶負外置同正王佐開州司馬王叔文渝



以基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  
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  
上意遂有寵因為上言某可為將某可為  
相幸異日用之密結羣執誼并有當時名  
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贄孫曰贄呂溫吳人本名淳  
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  
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  
黨而進交遊蹤迹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  
元十九年補關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



正買與王仲舒

附註

孫曰仲舒吏部員外郎

劉伯芻

附註

絲曰伯芻主客員外郎

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

止

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

脫漏也

正買得否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

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為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為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為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



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  
用韋執誼為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  
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常或作嘗一伾以  
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  
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  
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  
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  
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  
泰柳宗元房啓陵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



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

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

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

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按杜詩用作戰因歔歔流涕聞者咸竊笑

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

黨屏人切切細語謀棄宦者兵以制四海

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

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



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  
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  
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  
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  
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

國註  
孫曰

貞元二十一年七月  
叔文以母喪去位

執誼益不用其語叔

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  
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  
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伍杭州人病



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  
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  
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  
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  
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  
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  
位故最在後貶初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附註  
孫曰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  
元元年九月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  
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



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後祖兄夏  
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  
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  
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  
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作已或撰袖  
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  
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  
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  
成兄弟爾約或作終非是叔文不之信遂



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  
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  
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  
餘執誼自早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  
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  
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  
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  
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  
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

史作寅下同

太上皇於

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太上尊號曰

應乾聖壽太上皇用文曰維永貞二年

或二

作元

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

首再拜奉用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

夷彊名之極猶存乎罔象

彊或作非是

豈足以

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

用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

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



續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  
宣化源發揚大謨政有敦本示儉慶裕格  
天政有二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  
處寒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  
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寘昧屬膺大  
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  
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  
未極徽謨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



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  
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  
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  
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  
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  
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死生者物  
之大歸脩短者人之常分聞或作觀古先哲王  
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



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  
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即敦清  
靜逮乎近歲又嬰沉痾嘗亦親政益倦于  
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重負  
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  
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  
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  
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  
哀但聖人大孝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



之殷續而承之不可整闕以日易月抑惟

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

十五日大祥

三五或作非是

二十七日釋服方鎮

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

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

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

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

附註孫曰崇陵

德宗

復土繞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



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  
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  
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為飾百辟卿士  
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  
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 壬申

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

順宗

法亦

黃唐曰古者史之任最重史之

也法最嚴是人臣能行其職也後世史官  
多具位為天子而觀史為人臣而欲以情  
析改任既不專法亦隨廢雖有至公之筆  
將何所措哉是退之所以牢辭固避也及



其不得已而為實錄果奪於竄定之不公  
然則向所謂人禍天刑者非必然也蓋其  
難為之意故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卷之十











